

第二次鴉片戰爭

魏建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鴉片戰爭

魏建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上海

第二次鴉片戰爭

魏建猷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4 1/2 字數 87,000

1955年3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4次印刷

印數 37,001—39,000

統一書號：11074·29

定 价：(7) 0.40 元

目 錄

第一章 外國侵略者爲什麼又一次發動侵華戰爭	1
一 鴉片貿易與“合法貿易”之間有了矛盾	1
二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經濟的高漲及其對外擴張政策	4
三 法美俄三國的經濟發展	8
四 中國人民進行着不屈不撓的反英鬥爭	10
五 清朝封建政權益趨腐朽	16
六 太平軍起義後國內情勢的重大變化	18
第二章 修約交涉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23
一 無理的修約要求	23
二 侵略者的如意算盤	27
三 第一次修約交涉	30
四 第二次修約交涉	34
五 發動戰爭的時機	36
第三章 製造“亞羅船事件”發動戰爭	38
一 所謂“亞羅船事件”	38
二 侵略者的挑釁	41
三 積極擴大武裝侵略	44
四 侵略集團的結成	46
第四章 英法聯軍侵佔廣州	52
一 英法聯軍侵佔廣州有威脅和誘降的作用	52

二	“不戰”“不守”斷送了廣州·····	56
三	淪陷後的廣州·····	61
四	廣東人民的反英法鬥爭·····	67
第五章 大沽失陷與天津條約 ·····		73
一	廣州的淪陷還沒有能改變清朝政府 對外國侵略者的看法·····	73
二	大沽的失陷·····	77
三	天津逼降·····	81
四	清朝統治者的夢想·····	88
五	天津條約是一副更沉重的枷鎖·····	91
第六章 保衛大沽口之戰 ·····		95
一	天津條約簽訂後津沽一帶加緊設防·····	95
二	英法侵略者決計武裝挑釁·····	99
三	大沽之戰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	103
四	大沽保衛戰勝利的意義·····	108
第七章 北京淪陷與北京條約 ·····		111
一	英法侵略軍再犯大沽·····	111
二	天津談判與通州談判·····	117
三	張家灣、八里橋之戰·····	121
四	英法侵略軍焚掠圓明園·····	123
五	北京條約的簽訂·····	126
第八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原因和影響 ·····		130
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原因·····	130
二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影響·····	136

第一章 外國侵略者爲什麼又一次發動侵華戰爭

一八五六到一八六〇年，正當太平天國革命期間，外國侵略者爲了使他們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所已取得的政治和經濟權利更加擴大，更有保障，共同進行了一次侵略中國的戰爭。這一次侵略戰爭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擴展和深入，所以稱爲第二次鴉片戰爭。當時公開拿出武力來參加戰爭的有英法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美俄兩國追隨在英法之後，以“調人”的姿態出現，從中取利。所以這次戰爭，又稱爲英法聯軍之役。英法兩個侵略者之間，還有主從之分，英國是戰爭的發動者和積極參加者。因此，我們要分析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所以發生的原因，首先就不能不以當時英國的具體情況爲研究的主要對象，其次才是法美俄三國；另一方面還要考察當時中國的內部情況及若干重大變化。

一 鴉片貿易與“合法貿易”之間有了矛盾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是英國資產階級企圖用武裝侵略來進一步擴大對華輸出，開拓中國市場，從而克服鴉片貿易與“合法貿易”之間的矛盾。自從南京條約簽訂後，中英“合法貿易”與鴉片貿易之間發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使英國對中國的貿易沒有能夠按照英國資產階級的願望發展。正如

馬克思所指出的：“一八四三年的條約，不曾擴大美國和英國對華的輸出，反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一八四七年的商業危機。”^① 英國政府發表的藍皮書中所載一八五二年不列顛駐廣州代辦米特切爾致喬治·彭特拉姆的報告書，對於這一點也作了充分的說明，報告書着重指出“一件彰明較著的事實，即在一八五〇年底，我們（英國——引者）輸到中國去的工廠製造品，和一八四四年底比較，幾乎減少了七十五萬英鎊”^②。同時根據米特切爾的調查，一八四三年中國人對英國商品的需求等於一、七五〇、〇〇〇英鎊。我們若把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七年英國各年對華輸出數額和一八四三年中國人對英國商品的需求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在這九年當中有五年，英國對華輸出額，大大低於一八四三年，而一八五四年的輸出額，“只佔一八四三年輸出額十七分之十。”對於這種現象，馬克思曾正確指出：這是“證明了，鴉片買賣之增加和西歐工廠製造品底銷路成反比例”^③。“中國畢竟能逐漸消費比現時更多的英美商品，其數量可達到八百萬英鎊，即等於中國對英美貿易中的出超總額（約略地計算起來），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鴉片貿易應被取消。從下面這個簡單的事實中，就一定作出以上的結論，這個事實就是：雖然有出超的商業，而中國的財政和金融，因鴉片輸入總額約達七百萬英鎊之多而陷於厲害的破

① 馬克思：鴉片貿易（第一篇），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第九〇頁。

② 馬克思：對華貿易，見上書，第一六四——一六五頁。

③ 同上書，第一六二頁。

壞狀態。”^① 根據這種科學的分析和論證，馬克思斷言：“華人不能同時購買商品又購買毒藥；在現有情勢之下，對華貿易底擴大，就是鴉片貿易底擴大，鴉片貿易底擴大與合法貿易底發展是兩不相容的。”^②

英國對華的“合法貿易”不能發展，是由於鴉片貿易的擴大，形成鴉片貿易與“合法貿易”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部分的英國人有過這樣的看法^③。可是一般的英國資產階級却不是如此，他們有意地抹殺事實，或者加以曲解。他們說英國對華“合法貿易”不能發展是由於英國商人不注意中國市場需求的性質，盲目地把毛織品和棉織品，甚至把中國人根本不需要的吃飯用的刀叉，大量輸出到中國去，所以遭到失敗。有的說是由於英國棉布在中國市場上受到美國的排擠，毛織品受到了德俄的排擠^④。然而前者只能證明對新開闢的市場的一種暫時的盲目發展現象，後者又只能證明中國市場的局限性。可是英國資產階級却企圖藉此否認中國市場的局限性，否認鴉片貿易對“合法貿易”的危害，並堅持繼續和擴大鴉片貿易。按照他們的想，美俄等國的競爭，是一時無法排除的，發展對華

① 馬克思：中英條約（第一篇），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一二頁。

② 馬克思：鴉片貿易（第一篇），見上書，第九一——九二頁。

③ 當時英國衆議院調查中英貿易專門委員會和中華之友亨氏商人等雜誌，都認為貿易上的困難之所以發生，是由於鴉片貿易的不斷增長。參看馬克思：鴉片貿易（第一篇），見上書，第九二——九三頁。

④ 參看馬克思：中英條約（第一篇），見上書，第一〇三——一三頁。

貿易的有效的辦法，便是再一次用武力強迫中國增開通商口岸，並給予種種新的特權，以進一步擴大中國市場。這樣既可以繼續並擴大鴉片貿易，又可以迅速增加對華輸出，攫取巨額利潤。這就是英國資產階級所以瘋狂地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所在。而英國資產階級的這種侵略意圖，是和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經濟的高漲及其整個對外擴張政策分不開的。

二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經濟的高漲及其對外擴張政策

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英國經歷了第三次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危機告終後，又來了一個巨大的經濟高漲。引起這一經濟高漲的主要原因是工業革命的完成，和加利福尼亞（一八四八年）、澳大利亞（一八五一年）金礦的發現。這時候英國資本主義工廠對手工業和手工工場已取得全盤勝利，同時穀物法和航海條例先後取消了，自由貿易迅速發展起來，再加飛躍的技術進步，和對於新市場、新殖民地的掠奪，這一切使英國繼續保持世界第一工業國的地位，並成了“世界工場”。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工業的性質已有了改變，重工業日益佔居重要的地位，從這時起，英國開始不用手工方法製造機器，而是藉助於專門製造機器的製造機。

那時沒有一個國家在工商業的發展上能夠和英國競爭，一八五〇年世界貿易的總值是一百四十五億馬克，英國就佔了三十三億八千萬馬克（連殖民地是五十二億四千萬馬克），而法國僅及十五億，德國二十一億，美國十二億八千萬馬克。這一年，英國輸出價值是一億九千七百萬英鎊，其中佔英國外

銷第一位的棉紡織品達二千八百三十萬英鎊；紡織工廠數目達一千九百三十二廠，紡織工人數目爲三十三萬人，紡錠數目爲二千一百萬，機械織機台數爲二十四萬九千六百台；毛紡織工廠數目爲一千九百九十八廠，毛織工人數目爲十五萬四千，紡錠數爲三百五十萬，機械織機四萬二千台。

煤的生產在一八五五年已達六千一百五十萬噸，共值一千六百萬英鎊。鋼鐵的輸出總值，在一八五〇年已達五百四十萬英鎊，同時機器輸出總值亦有一百萬英鎊^①。

上述這些工業部門，在五十年代中，都迅速增長。事實上這時候英國已經工業化了，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八五一年以後，農村和城市人口的比率，由差不多相等，逐漸變成城市人口佔很大的優勢。

由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盲目性），迫使資本主義國家要加緊奪取新市場和壓榨舊市場，來維持其工業生產的發展。縱然如此，也還無法避免周期循環的經濟危機，而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矛盾，到了危機時期，則特別顯著。周期循環的危機，日益嚴重威脅着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試問資產階級是用什麼方法來克服這種危機的呢？一方面是不得不毀滅大批生產力，另一方面則是奪取新市場和加緊榨取舊市場。究竟是怎樣一種手段呢？原來就是準備着更普遍

① 參看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教程第二分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六六—二六八頁。

更厲害的危機並減少着防止危機的辦法。”^①英國資產階級用慘無人道的手段剝削英國工人，用將愛爾蘭變成赤貧的佃農國家，用毀滅印度幾十萬手工織工，用鴉片大規模毒殺中國人，用殺害加福爾人及其他南非黑種人等種種方法，渡過了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的危機，從而換得了五十年代初期工商業的繁榮。可是這準備着更普遍更厲害的危機，一八五七年英國便又遭到第四次危機的襲擊，自然：它用來克服危機的手段，也還是老一套。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的對外政策，就是在上述的基本情況之下，完全依資產階級的利益來決定的，它的中心目標便是尋找新的並擴展舊的銷售市場和原料市場，從而鞏固並擴大其工商業霸權。對於歐洲和歐洲以外國家發生的革命運動，包括民族解放運動，英國政府都一貫地抱着仇視態度，害怕這種運動破壞了歐洲的均勢或損害了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霸權。這個政策的主要執行者，是長期擔任外相，並在一八五五年以後兩度做內閣首相的巴麥斯頓（H. J. T. Palmerston）爵士，他是一個陰險、狡猾、野心勃勃的政客，自由黨的首腦人物。自由黨是代表富有地主、金融資本家和大工業資本家的，自由黨在當時的掌握政權，說明了英國工業資本的成就及其在世界市場上的獨佔地位。

五十年代，英國在印度繼續強佔了許多新區域，並慘酷地破壞了印度的小農經濟和手工紡織業。一八五六至一八五七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四〇頁。

年英國又對波斯進行戰爭，獲得了新的通商特權，而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及其以後英國對土耳其的奴役和環繞着羅馬尼亞獨立問題繼續展開的鬥爭，却是這期間英國擴張政策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構成部分。

當英國變成“世界工場”之後，近東愈益成爲英國銷售商品的最重要的市場，土耳其的手工紡織業，到了五十年代，差不多被英法先進機器紡織業摧毀百分之九十。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和特拉佩松 (Trabson)，不僅是市場，而且是通往波斯、基發 (Khiva) 和布哈拉 (Bokhara) 商道的中心。所以“東方問題”對於當時歐洲幾個大國，特別是英國和俄國，實質上是：誰能征服土耳其及其附庸國家，誰就將控制這通往東方的非常重要的道路，並成爲黑海的主人，從而大大加強自己的勢力，鞏固自己在歐洲的地位。就英國來說，統治土耳其，首先就是統治東方的保證。

俄國主張分割土耳其，奪取博斯普魯斯及達達尼爾海峽。一八五三年俄皇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 即曾向英國提出願意以埃及和克里特島交換海峽，英國反對這種計劃 (法國也一樣)，主張維持土耳其形式上的獨立，實質上是使整個土耳其附屬於它，作爲它的半殖民地。同年俄國藉口“聖地”問題，斷然開始以武力征服土耳其，出兵佔領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英國便聯法國出來保衛土耳其帝國的“完整”。一八五四年英法對俄宣戰，這便開始了克里米亞戰爭。直到塞瓦斯托波爾被英法聯軍攻佔後，俄國才被追和。根據一八五六年締結的巴黎和約，俄國放棄對君士坦丁堡和多瑙河公國 (指摩

爾達維亞、瓦拉幾亞兩公國)的要求，取消黑海艦隊，喪失在黑海海岸建造要塞與堡壘的權利，割讓比薩拉比亞省的一部分。和約內有專門條款承認土耳其的“獨立”，土耳其從此淪為英法的附庸，開始遭受它們強烈的財政和經濟的奴役。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獲得大勝利，這對英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無疑是一種“鼓勵”，也取得了聯合(利用)法國的經驗。

克里米亞戰爭後，在成立羅馬尼亞國問題上，英法之間展開了劇烈的鬥爭。拿破崙第三(Napoleon III)授意法國代表在巴黎會議中提議由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成立羅馬尼亞國，使它成為法國在巴爾幹勢力的前哨，俄國、普魯士、撒丁都支持法國的提議；英國反對分割土耳其，並聯合奧國加以阻撓。這場鬥爭拖延了十年才告一段落。

如上所述，從英國方面來看，第二次鴉片戰爭原是五十年代英國資本主義矛盾的發達及其對外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英國擴張政策在中國的實施。

三 法美俄三國的經濟發展

作為英國侵華夥伴和幫兇的法美俄三國，在當時的經濟發展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法國的產業革命，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不但遲於英國五十年，而且沒有像英國那樣大規模進行，因此，到一八五〇年為止，有許多地方還保持着手工業生產。然而，儘管如此，法國的工業在十九世紀中葉，也有了顯著的發展。當時棉紡織工業已普遍地使用機器生產，一八一五至一八四〇年之間，產

量增加了三倍。毛紡織業使用機器生產後發展也很迅速，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後半期起，三十年間毛織品的輸出就增加了五倍。煤的年產量，在十九世紀初葉只有一百七十萬噸，至十九世紀中葉即增至五百萬噸。鐵的生產自一八二一年的二十二萬噸增加到一八四七年的六十萬噸^①。這些顯然都還是比較微弱的。但經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法國的產業革命，便以全速進行，除開許多小企業之外，大型紡織工廠、冶煉企業，特別是在北部和亞爾薩斯，也紛紛發展起來。一八四八年後法國經濟的興盛是極顯著的，工業生產總額迅速增大，特別是紡織工業等輕工業部門。

隨着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國資產階級的侵略慾望增大了。

美國是比較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資本主義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只是當時美國的工業還主要是輕工業，重工業是在南北戰爭後才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的。

十九世紀初葉，美國的棉紡織工業，迅速地發展起來，一八二五年開工的機械紡錠已有八十萬枚，到了一八六〇年更增加到五百二十萬枚，這時美國棉紡織工業佔世界第二位，僅次於英國，與法國勢均力敵^②。

① 參看彭迪先：世界經濟史綱，三聯書店版，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② 參看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教程第二分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〇五頁。

三十至四十年代，美國工廠中即已開始大量設置蒸汽機。一八五〇年美國鐵路綫的長度（一萬五千公里）即躍居世界第一位，因而火車頭製造工業也很快地在美國發展起來。

當時美國資本主義生產雖還沒有高度發展，但自十九世紀初葉以來，美國的國際貿易即已非常興盛，大約掌握了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一，商船噸數達一百五十萬噸，美國的輪船，一直到東洋、印度，任何商埠都可以看到^①。正因為如此，美國資本主義在這時即具有對外侵略的很大的積極性，它在中國不僅要求發展普通商業，而且要求發展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貿易。

俄國在當時還是封建農奴制的國家，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曾給予俄國工業以莫大的刺激，在十九世紀上半期，棉紡織業生產急遽發展，五十年間消費的棉花原料便增加了五十倍。而自四十年代開始從英國輸入紡績機後，在五十年代紡錠數便佔到世界第五位^②。較之英法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雖仍然是非常落後的，但這並不足以證明俄國不需對外侵略，相反的，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帝俄爲了開拓商品市場，圖謀商業資本家的利益，正執行着封建主義的侵略政策，克里米亞戰爭就是這種政策的結果。它對中國更懷着掠奪領土的野心。

四 中國人民進行着不屈不撓的反英鬥爭

隨着英美法俄各國經濟的發展，英美法三國的資產階級

① 參看彭迪先：世界經濟史綱，三聯書店版，第二四〇頁。

② 參看上書，第二六二頁。

和俄國的封建地主階級，都懷着擴大對華侵略的慾望。但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十年間的事實，却給了他們很大教訓。首先是使英國侵略者，知道了侵略中國，會遭遇到中國人民堅決的反抗，不是很方便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人民愛國熱情高漲，不斷地進行反英鬥爭，使得英國侵略者雖然獲得了特權，但仍不能順利地擴大侵略。因而英國侵略者又想用暴力來壓迫清朝政府，奪取更多的權益，並利用它來壓制中國人民。

戰後根據條約開放的五個對外通商口岸，主要的是已有悠久的國際貿易歷史的廣州和新興的對外商業中心的上海，而反英最劇烈的也首推廣州，其次是上海。因為前者一直是中英衝突的焦點，人民具有反侵略鬥爭的傳統，侵略者的陰狠毒辣，他們知之最深，恨之最切，所以反英情緒最強烈。後者是東南水陸交通樞紐，茶絲出口的集中地，英國開始有意經營它，把它作為向中國內地伸張勢力的新據點，因此往往挾其特權，對上海人民橫加壓迫，所以也激起人民的劇烈反抗。

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正式開港，事先上海人民聽到開市消息，“即訛言四起”^①，英國貨物亦無人購買，不得不轉口出售，足見當時上海人民的反抗情緒已很激烈。最引起人民憤慨的，是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的傳教士的非法活動。資本主義侵略國家的教士藉傳教做幌子，四出調查情況，擴張侵略勢力。一八四八年三月有麥都思（Revs.

①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七〇卷，第五頁。

Medhurst)① 等三個英國傳教士往上海附近的青浦縣進行侵略活動，與居民發生衝突，激起了一萬四千名漕運水手的反抗，“相與掙擊，夷衆受傷，壞其船隻”②。而青浦知縣却惟恐得罪了“洋大人”，把他們護送回上海，並非法逮捕水手二人，予以枷責。英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照例不放鬆這個敲詐勒索的好機會，立刻向蘇松太道咸齡提出無理的懲兇要求，咸齡認為英教士的活動，已越出外人在上海附近遊歷不得超過三十英里以外並須早出晚歸的規定，擬不予受理。四天之後，阿禮國便採取蠻橫行動，命令英船拒納關稅，並使英艦封鎖港口，扣留中國一千四百艘重載的漕船。當時羣情激昂，迫使咸齡不敢對阿禮國作過分讓步。阿禮國復派兵艦去南京，威脅兩江總督李星沅，結果反抗英國侵略的人民二十餘人被捕，受到“枷號示衆”的處分。李星沅應允賠償英教士三百元，並將咸齡撤職，改派一個在美國旗昌洋行(以販賣鴉片爲主要營業)當買辦的吳健彰繼任。

這場反英鬥爭雖因清朝政府的妥協投降，而被暫時壓抑下去，可是這更加深了中國人民對英國侵略者的仇恨。

廣東人民是有反英鬥爭的優良傳統的，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已經組織起來，有力地阻止了英國的侵略。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簽訂後，廣東人民改變組織形式，繼續進行反英鬥爭。他們在廣州附近各鄉設立昇平社學公所，把平英團一百

① 麥都思是1843年和維頓(Lockhart)一同由舟山來到上海的第一批新教的傳教士，同年，倫敦會上海差會即由這兩人組織成立。

② 夏燮：中西紀事，第一一卷，第四頁。